

趙註孟子

四之六

2192
2



2192
2

孟子卷四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

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時謂

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

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

之善處者。然而城有

不下。是不如地利。

趙主孟子

卷之四

十一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有堅強如此而

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

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

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

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得道之君何嚮不乎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

當戰戰則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雖仕

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

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

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

孟子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其

有疾而拒之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

弔或者不可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

可以弔

王使人問疾醫來。

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

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

弟從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仲子使數人要告孟

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

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語景丑氏耳

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

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

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

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

不敬莫大乎是。

曰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

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莫大於是者也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

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

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

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

召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

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

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

招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

耶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臣輕於王乎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

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

哉。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也有德

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

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言古之大聖大

賢有所興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言師臣者王桓公能

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

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

他但好臣其所教勅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

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也

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

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

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

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鎰為一金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

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

為不受。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

作兵餽故餽之、
我何為不受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

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
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

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
可以貨財見取之乎、是其禮當其可也、

孟孺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

平陸、齊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
也、持戟、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

伍、則去之否乎、去之、
殺之也、以昭果毅、

曰。不待三。

大夫曰、一失之則行
罰、不及待三失伍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

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轉、轉尸
於溝壑

也、此則子
之失伍也、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
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

我所得
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

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

立而視其死與。

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
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視民之

死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距心自知以不
去位為罪者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姓

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已故受其罪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

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刑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蚺鼃辭外邑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三諫不用致仕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

也齊人論者譏孟子為蚺鼃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見其

自為謀者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

言人臣也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綽綽有餘裕乎綽綽皆寬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

嘗為齊卿。出節於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驩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齊。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

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驩議行事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

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益言道不合者。故不相與言。所以有是而言之也。已。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

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

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

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槨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墻髮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

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

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不然者、言其不如是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悅、快也、相、樽、敦、

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膚、於人子戒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

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我聞君子之道、不

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

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

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

齊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

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

伐之。則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為天吏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矣。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

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

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

曰：可。為士官王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喻。又非天吏也，我何為勸齊國伐燕國乎？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改慙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

曰：惡。是何言也。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

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欲以此說孟子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之也。

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問有之否乎。

曰然。孟子曰如是也。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問之也。

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為

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謬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

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之為辭。古之所謂君子

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廢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子墨子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

之賢而不

得侍同朝甚喜。來就為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

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為臣棄寡人而歸也。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不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

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

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

之。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為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

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

孟子知肯就之否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孟子弟子陳臻也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

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

乎。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

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

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

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

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解二

子之異意疑心曰齊上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

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龍斷之類也我則耻之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之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耻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

歸鄒。全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為王留孟子行。

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

几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

勿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

請絕也。

曰。坐。我明語子。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泚

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往者魯繆公尊

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則子思復留。泚柳申

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

乎。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謂長者。言子為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

但勸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慍恨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

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

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

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淹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

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

如改諸，則必反予。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志也。

浩然有遠志也。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

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變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

悻然覓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若猶猶急

小丈夫悲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

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

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

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

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

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

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
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
天消息而已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

受也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

即去若為變詭見非太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其祿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言我本志欲速

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

孟子卷四終

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

成鬪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鬪，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何為畏彼之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言欲有為者，常若顏淵，庶幾成鬪不畏，乃能有所成耳。以是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

孟子曰：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歸在鄒也。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

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

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

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齋衰也，飭，藥粥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

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

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

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自復言也。

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

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

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

孟子。父兄百官見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

子當何以服其心使其信我也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

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

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表尚哀，惟當以

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頰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

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

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上之所欲，下以為俗尚，加

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世子聞之，知其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諸侯五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終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位之哀，弔者大

悅。四方諸侯之實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已。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

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敘以生產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芋，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邶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綯，絞也，及爾間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

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

大臣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

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

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

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

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

之中以為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

上之。民供養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

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糞米粟米之粒

也。既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

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

為民父母使民矜矜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

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

民父母也。矜矜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

公賦當卑有不足者又當舉貸予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

也。其子雖未仕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

閱其勤勞者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

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

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制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以學習禮教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耆老。教者教

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

曰彛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

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

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

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

平。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

徒云。乃經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

可坐而定也。暴君。殘虐之君。汚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

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

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褊小。謂五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

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共

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
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
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什一
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
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古

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
圭，潔也。圭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土無田，則亦不
祭。言圭田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
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
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
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
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
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
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言也。

死徙無出鄉。死，謂葬死也。徙，謂受土易居于
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

姓親睦。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
友，相友耦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

民，守望相助，助察好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
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和睦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為一井，八家各私得
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
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後私，遂
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
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

之大要如是也。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神農三皇之君

炎帝神農氏許姓行名也。治為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為氓氓野人也。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搢屨。織席以爲

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搢猶叩撝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

屨席以供飲食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

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儒者

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棄陳良之儒道更學

許行神農之道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

然未聞道也。

陳相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餐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

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饗餐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

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也。

曰然。相曰然許子自種之。

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

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泉衣也。

曰。簾布衣也。

許子冠乎。孟子問相冠乎。

曰冠。相曰冠也。

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

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

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相言許子以粟易素。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曰許子自織素乎。

曰害於耕。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甑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

為犁用之耕否邪。

曰然。相曰用之。

自為之與。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

曰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作鐵尾以粟易之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官宅中而用之。何為及與百工交易。紛紛而為之煩也。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

也。易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

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

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

君也。勞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迹

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遭洪水故天下

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

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掌。主也。主火之

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熾。益。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焚之。故禽獸逃匿而奔走遠竄也。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

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於是水

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

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棄為后稷

也。樹。種也。藝。植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司徒。主人。教以人事。

父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為契之所教也。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又從而振德之。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

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重喻陳相。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

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

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

不得賢聖之臣為已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為已憂。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

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為易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

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

耳。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

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

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

夷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

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

能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

於許行。非之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

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

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

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

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

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

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

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

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

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

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

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

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

耳、馱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後動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宰道德，惡如馱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幽谷。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詩魯頌闕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

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

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復為孟子言如此，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偽詐，不相欺愚，小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

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

治國家。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至於千萬相倍，譬如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

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時許子教人偽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

見孟子，欲以辯道也。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

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却之。

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

見之。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

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叅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

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

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為墨道者，墨者治喪，貴薄而賤

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始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

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世不葬者，又可鄙足以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

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

子名也。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即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親疎也。但

施愛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墨道也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

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

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愛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愛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親等，是為二本，故欲同其愛也。

天生萬物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

經。上世未制禮之時，經路傍坑，經也。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經也。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嘍之。其頽有泚，睨而

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

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

必有道矣。

嘍，相共食之也。頽，額也。泚，汗出也。泚然，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藁裡，籠申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矣。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無然為間，曰：命之矣。

孟子言是以為

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無然者，猶悵然也。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

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招之而不至也。

志士不怠在溝壑，勇士不怠喪其元。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也。

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為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尺，小尋者，尚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強而後可。強，嬖奚乃肯行。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以一朝得

十禽，故謂之良工。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

謂王良良不可。王良不肯。

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朝

而獲十。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

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獲奚，小人也，不習於禮也。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臆，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獲奚同乘，故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羞耻，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

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

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怒而諸侯

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

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

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

婦之道也。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

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

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

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同也淫

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為之大丈夫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

必載質質臣所以執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言古人三月無

君則弔明當仕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

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

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

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

弔乎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

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膾也惟辭也言惟繼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

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來人。曰。不亦可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疆何為復載質。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

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

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

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為不急仕也。

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

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言人不可觸情

從欲。須禮而行。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

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

無異。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眾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甚奢泰者

也。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

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箕箒也。非其道一箒

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仕無功而虛食人者

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

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孟子言凡人當

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興人。作車者也。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見其四。餘羨者。也。

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

仁義者哉。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

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

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以為彼志食。於此亦但志食也。

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

曰。食志。彭更以為當食志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

之乎。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墮滅之此無用之為也然而其志反欲求食則可食乎

曰否。彭更曰不可也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仁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問宋當如何齊楚何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

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

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裔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

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

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

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

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夫報仇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

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

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

罰。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

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之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

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

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

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

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謂諸侯執

玄三。纛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成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

于湯有光。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之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

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

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齊楚之國焉。

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齊楚之國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不勝

宋臣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

使楚人傳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使楚人自

傳相之邪

曰。使齊人傳之。不勝曰。使齊人。

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

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

其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傳相。眾楚人咻之。咻之者。嚮也。如此。雖日撻之。欲

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眾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

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居

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即使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為不善者也。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為善乎。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肯每職。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也。

謂何也。

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古者不為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

公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

迫斯可以見矣。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

以見之。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

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

亡也，而往筭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矚，視也。陽貨視

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使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

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人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也。諂，笑，強

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由，子路名。子

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

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

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

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

君子之道日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

此為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外

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

邪說所亂故辯之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

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

窟天下之生民以來也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

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之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尚書逸篇文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

洚水也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池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

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

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

海也。蓬，澤生草者也。今音列謂澤有草為蓬。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

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汙澤多而禽獸至。暴亂也，亂君更

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為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饑寒並

至之厄，其小人則放僻邪侈，故作邪偽之說，為姦

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

墾，故禽獸衆多，謂非祭之時也。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

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

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

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

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

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

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續。烈，元

夫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

起。不易吾言矣。

說與上篇同。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

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

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此詩已見上篇說。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是周公所欲伐擊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

諸。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

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

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

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

介之上。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餒也。蠶。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

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

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大者耳。

非大器也。蚋，丘蚋之蟲也。克，滿其操行，似蚋而可行者也。蚋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介，亦猶蚋也。

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抑亦盜跖之所築

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抑亦盜跖之所樹與。

是未可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

跖之徒使作，是殆未可知也。

匡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匡章曰：惡人作

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室耳，緝績其麻，日辟，練其麻，日纑，故云辟纑。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

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為齊

卿，食菜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窟於於陵也。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鵝

鵝者為哉？他日，異日也。歸者，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顙，不悅曰。安用是

鵝。鵝者為乎？鵝鵝，鵝鳴聲。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

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克其

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

異日，母食以鴉，不知

是前所類，麤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鵠鵠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

作之，纊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克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克其操

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而已。

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而已。

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而已。

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而已。

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而已。

孟子卷六

終

